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Makes no difference who you are
Anything your heart desires
Will come to you……

向星星許願 聽郎朗彈琴

寫下這篇專欄的題目時，不自覺地唱起了這幾句歌詞。這首歌，是一九四〇年《木偶奇遇記》裏那隻蟋蟀獻唱的電影主題曲，浪漫的旋律和給人信仰與希望的歌詞，讓它「聲生不息」。

全球的「〇〇後」對迪士尼的聲音記憶應該是《Let It Go》：小女孩們一邊唱着「let it go, let it go」一邊找個台階往上走，同時瀟灑地揮舞著手臂指向前方，雖然什麼也沒有發生，但是在這些「Elsa」們心裏，面前升騰起了層層冰雪，那是只屬於她們的冰雪魔法，儘管家長們早已被一天十幾次的「let it go」煩死。

而「〇〇後」的前幾〇後人則是聽着《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和《Beauty And The Beast》長大的，是熟悉到就算不會英文都能跟唱兩句的程度。

筆者第一次對郎朗感到驚喜，是在二〇二二年推出了《迪士尼動畫精選輯》(The Disney Book)。在這些耳熟能詳的經典動畫曲目中，他低調地炫技，將這些代表童話的音符奏出了純真的旋律本色。這是非常適合成年人在安靜的環境放空或放鬆自己時用音質好的設備播放的背景音樂。

第二次的驚喜，就是上周六晚郎朗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夢想城堡前一連十四首的現場演奏。在這個「全世界最快樂的地方」，在星空下，米奇、貝爾、艾莎、花木蘭等角色逐一登場給這場演奏注入了更濃烈的夢幻與浪漫。此時此刻，古典音樂好像被賦予了魔法，令樂園裏的遊客們都變身卡通電影中歡樂的小精靈，享受了四十五分鐘的童話時光。



郎朗在香港迪士尼樂園演奏。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AI和「涼拌O」

最近，《中國青年報》作了一項社會調查，受訪的一千三百三十三名青年中百分之七十三點五擔心AI工具的普及讓人表達能力變差，百分之八十五點六認為在AI時代擁有獨立思考和自我表達的能力更重要。AI在發展中正在逐步接管我們的各種能力，諸如總結、歸納、分析，表達也是其中一項。

表達的實質是對話，哪怕把話寫在只有自己有鑰匙的帶鎖日記本上，也是和自己的對話。把表達委託給AI，比如讓它幫寫一份研究報告或一篇作業，便取消了與同行、老師的一次對話。或許可以這樣辯解：AI只是寫作工具，觀點和思想還是來自於使用者。不過，把觀點或思想行諸文字的過程，其意義並不亞於觀點或思想本身。

目前AI的表達替代似乎主要在書面表達，不過，沒準兒哪一天，AI可以幫我們「捎口信」，當我們對人心生愛意，便派AI組織一番甜言蜜語，再配上本尊的聲音發送過去。同樣，恨某人恨得牙癢癢時，就讓AI搜集最兇殘的咒罵，替主人出征罵戰。到了這一天，真不知是人类的幸運還是悲哀。

連帶想到一個不知真假的網絡段子，某人進餐館，看到菜單上的「涼拌O」，詢問是何新式菜餚，老闆答曰：「涼拌藕」也，「藕」字實在太難寫了太難寫了！畫一個圈的「O」替代了筆畫複雜的「藕」，寫起來當然方便多了，不過「藕」字的文化內涵也看不到了。按《說文解字》，「藕」與「滿」同，與水、草相關，這種植物花葉成對從莖上長出，而「藕」這個字正相對之意。藕字雖難寫，但古人造字的奧秘幾乎全包含其中，又豈可為了方便一圈了之呢。

即便站在AI立場上，考慮到它本

質上是人類能力的折射。如果人類滿足於它的替代表達，任由從生活中創造精彩語言的能力變弱，AI的發展前景其實也堪憂。完全拒斥AI在今天既然已是浪漫的幻想，與它一起思考和表達，恐怕是最有可能雙贏的選擇了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李白的「負面觀想法」

我們活在一個不容許我們悲觀的世界。在書店裏，我們見到各式各樣所謂正向心理學的流行書籍；在公司裏，人事部的訓練員提醒我們必須「帶著微笑迎接挑戰」；甚至在朋友之間，當我們有焦慮不安時，他們也會說：「不要不開心啦！」

為什麼「不要不開心」呢？因為他們明白，悲觀的想法有時只是杞人憂天，主動將沒有發生的事情轉化為恐懼，帶著這一份悲觀的恐懼工作、生活，不但事倍功半，更是有損身心。但問題是：悲觀，豈是說一說就會消失呢？

於是，有不少哲學家都在處理「悲觀」（事實上，哲學家都傾向悲觀），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斯多葛派（Stoics），他們嘗試將悲觀化成能力，提出了「負面觀想法」（Premeditatio Malorum），即刻意地想像自己去經歷可悲的事情，如坐牢、被虐、遇到打劫或船難。從此，斯多葛派學到，悲劇總會發生，但總在意料之內，既可以預習，又可以用平和的心態去面對。

在《悲觀之用》(The Uses of Pessimism)一書，英國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說

道，悲觀主義的「重點在於，不要說服自己一切都會很美好，未來總有出乎意料的變化，應以客觀的視角去評估實際的情況，並學着與悲觀的看法和平共處。」

說到「與悲觀的看法和平共處」，我們不免想起了許許多多的文人，例如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李白寫道：「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意思是宇宙乃一切物類暫時居住的旅店，而時間是古往今來的旅人，人生虛浮無定，如幻夢一場，歡樂的日子又能有

多少呢？李白的悲觀視角，直指存在與時空的本质，可算是終極的悲觀，而從這樣的「負面觀想法」中，李白也悟出了終極的道理：及時行樂，活在當下。但我想，當時李白正在與家族堂弟們在桃李盛開的花園設宴飲樂，杯觥交錯之際，竟然說到了「浮生若夢」，也未免有點掃興。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三大隊》電影

《三大隊》電影版在港公映，滿足戲迷的期望。若觀眾如我般電視劇及電影版都看過，便更能深入體會這個奇情並反映人性的故事。電視和電影乃不同媒體，各有所長，同時各有限制。要呈現《三》的整體故事：一批卸下警服的中年男士，穿州過省追尋逃犯，過程中如何克服主觀和物理的困難。兩個多小時的電影確實較為倉促，二十四集電視劇可以描述得較為仔細。總括而言，分別看完《三》的劇版和電影版，必定更加過癮。

雖然都是取材自真實事件，但影視作品都屬於藝術創作，必定要因應體裁而適度潤飾。據說《三》的原型事件發生在二〇〇二年，電影版同樣以此為時間起點，劇版則推前至一九九八年。由是，劇版的三大隊成員查案的客觀條件更加艱難，王大勇和二勇兄弟犯案時留下的痕跡更加原始，整個故事的背景布置亦較合理。電影版開首交代王氏兄弟姦殺案較為急速，亦未展現該對角色的惡形惡相，觀眾未必感受到三大隊成員如何受到

惡犯挑釁而不自覺犯事，最終令三大隊成員被革職和入獄。劇版只有隊長程兵一人被判入獄，其餘成員只是革職而成為普通老百姓。由是，程兵個人獨自承擔的罪責更深重，出獄後雖然一度想放下舊事，但無奈內心總是「有一根刺」揮之不去，致令他誓要追查逃犯的下落。劇版由秦昊飾演程兵，造型上有一點點虧，未能展現坐牢十多年的落寞和憔悴。不過，秦昊在細緻的劇情鋪排當中，可以更好發揮與其他角色的

關係，令三大隊整體形象更加堅實。張譯飾演程兵是電影版一大亮點。尤其在程兵出獄後決意追查逃犯的過程，張譯細緻地表現了角色的鬱結心態。末段程兵終於發現匿藏已久的王二勇，張譯沉重的呼吸展露既興奮亦解脫的情緒，可說是極佳的演技示範。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悼念音樂教育家紀莫樹鈴

提起準備鋼琴考試而收聽電台，相信不少昔日考生都會想起紀大衛(David Gwilt)教授及夫人紀莫樹鈴在香港電台主持的長壽節目，全港以至深圳受益者眾。

洋名Shirley的紀莫樹鈴本月三日辭世。日前，一眾音樂界友好在中環西洋會所紀念畢生為音樂教育貢獻的紀太。紀教授昔日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學生陳永華，前香港電台四台台長鄭新文、蕭樹勝等到場給教授及女兒紀韻昭問好。

紀氏夫婦一九七五年共諧連理(見附圖)，當時紀教授在中大、紀

太在栢立基教育學院負責訓練音樂教師課程。八十年代二人亦獲邀前往澳門，擔任類似校際比賽的青年音樂節評判達九年。

上文提到電台鋼琴考試節目，那是一九九六年由時任港台四台台長鄭新文邀請他的昔日中大老師及師母開始的。當時可以說是一項創舉，用鄭氏的話：「由本地學者主持電台節目教授鋼琴考試，那是第一次。」兩位主持人俱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由我妻子以廣東話主持……那時節目廣受歡迎，例如節目在深圳也有聽眾，我想產生很大影響，而節目播放長達十二年。我們第一年以第一到第八級的指定樂曲作題材，第二年我們

聯合委員會顧問」，由他們講授、示範考試曲目心得，絕對權威。

早前香港藝術發展局推出「口述歷史及資料保存」系列，其中有一輯正是鄭新文與紀大衛的訪談。教授回憶說：「星期六由我以英語主持，星期天由我妻子以廣東話主持……那時節目廣受歡迎，例如節目在深圳也有聽眾，我想產生很大影響，而節目播放長達十二年。我們第一年以第一到第八級的指定樂曲作題材，第二年我們

就討論其他可以選擇的額外曲目。所以節目兩年內便覆蓋了所有課程……我們進行講座及其他工作的最初幾年，投考人數每年增長超過一成，不是證明了我們推廣成功，而是證明了推廣的必要性。」

感謝紀太作育英才、有教無類。誠心祝願安息。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書名的玄機

上本英文學術專著出版前，美國出版社的編輯跟我商定書名，我才領悟到學術作品的書名更要考究。她提點說：書名要簡短、切題，最好三五字內包含搜索引擎中的常見關鍵詞。

上本書的內容有關美食，所以大標題中有「品味」(tasting)一詞。同時，因為聚焦蘇州、杭州、南京幾處城市，中國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所以大標題為「品味人間天堂」(Tasting Paradise on Earth)。而副標題為「江南食之道」(Jiangnan Foodways)，指出此書關注的地域，也說明大標題中的「品味」不是比喻，確實有關飲食文化。所以說，書名雖然短小，但必須包含關鍵信息，即便不提出論點，也要說明題目範圍。否則，哪怕辭藻華麗，也無法精準吸引相關受眾。

那次的經歷讓我不由想起第一本學術專著發表前的定題過程。那本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發表，總免不了「學生氣」、「學院氣」，大抵是標題愛作驚人語，提供信息又多多益善，生怕讀者不了解。編輯卻大刀闊斧，砍掉原來的標題，又精簡了副標題並將其改為大標題。當時我對他的做法不理解，還有點不滿意。現在想來，書名開門見山是好事，修辭手法可用，但最好別用生僻、怪異詞，容易嚇退潛在的讀者，也不易被搜索引擎找到。

今年提交最新專著的書名時就較有經驗了，在編輯那裏一次通過。再看行內相關的著述，發現能成功出版的專著，書名果然都短小精悍，多用動詞或有分量的名詞，既點明內容或暗示論點，又引人遐思。學術著作可能吸引了多少讀者，身為作者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做好自己的本分了。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雪糕車與漫畫像

周末路過中環碼頭，滿眼的遊客數量多得遠遠超出我的預期。一條長的人龍，目測不會少於五六十個人，眼神「逆流而上」，人龍的盡頭是一輛停在路邊的「富豪雪糕車」。貴是真貴，只能說這雪糕的價錢中，對遊客而言包含着「一份香港的味道」，而對香港市民而言則包含着童年的集體記憶吧。

而最終吸引我目光的，是在廣場上一位現場為遊客作畫的畫家。在我注意到之前，他的身邊已經有一圈遊客在圍觀。畫家是一位年輕的男子，應該也是考慮到中環碼頭外國遊客眾多，他身邊的小型招牌上用中英雙語寫着「1分鐘特快漫畫」、「國際金獎畫家」。一位外國小女孩正坐在畫家面前，努力像模特一樣保持着端正的坐姿不動，畫家則在一塊木板上龍飛鳳舞。我湊到他背後一看，畫家採用的是Q版漫畫風格。從我一個繪畫外行的角度來看，這種風格只需準確抓住被畫者面部一個主要特徵，用漫畫

式的誇張手法加以呈現，其他部分就可以套用「通用模板」快速完成。而無論是被畫者還是旁觀者，在看到最終成品的時候，一眼被主要特徵吸引注意力，往往也會表示畫出了神髓。

一位剛畫完，抱着作品開開心心走了，就有一位母親問價。「一心八十。」畫家答道。母親點頭答應，讓孩子坐好。畫家又拿出一張白紙和一大一小兩塊木板，說「畫在白紙上毋須額外收費，畫在小木板上加八十，畫在大木板上加一百六十。」母親明顯一愣，但看着孩子期待的眼神，也只能猶豫了一下選了中間的木板。

果然，一杯基本款就十多塊錢的富豪雪糕旁邊，沒有便宜的東西。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合夥做酒

朋友教孩子寫寒假作業，給出的閱讀材料是一個故事，講曾經有一個賣棉被的和一個賣包子的，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同時住進了一家破廟，兩個人互不理會：一個吃飽了包子，睡在廟裏東南角，乾冷着；一個蓋上被子睡在西北角，乾餓着。兩個人心裏都想：要是對方主動找我，我肯定和他合作。結果第二天早上，一個凍死了，一個餓死了。

這個故事的主題是教育人們之間要相互合作，我把包子讓給你充飢，你把被子讓給我禦寒，我不受冷，你不捱餓，實現共贏。書上的道理總是簡單易懂，但現實卻充溢複雜的考量，有可能賣包子的覺得賣棉被的根本不可靠，即使自己分享了包子最後也得不到被子，這樣造成的結果還是一個在東南角一個在西北角，互不理會。

我把包子分享予你，你把被子分享予我，這是理想的合作狀態。現實中，因為貪心作祟，一些賣棉被的人或許想的是「包子是我的，棉被也得

是我的」，結果自作聰明浪費了合作機會。《笑林廣記》裏有一個「合夥做酒」的故事，甲乙謀合本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乙曰：「米若我的，如何算賬？」甲曰：「我決不虧心。到酒熟時，只滓(擋住渣滓把液體倒出)還我這些水罷了，其餘多是你的。」只要出米的乙智商正常，待他回過神反應過來，必定是不會和甲合夥做酒的。

另一個創業的朋友發出類似的感慨，他說一些合夥人口裏說共赴成功，實現「雙贏」，但是心裏想的卻是另外一種解釋：雙贏不是你贏我也贏，而是我要贏你兩回。這個觀察讓人忍俊不禁，細想估計卻也是「到酒熟時，只滓還我這些水」的人的真實心態。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